



初夏的蛙鸣

安徽合肥 王唯唯

吃过晚饭，习惯性地离家仅百步的环城河散步。忽然听到一声蛙叫，弱弱的。我站住了。听到蛙叫，在我记忆里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。寻声走近，看到在河边的水草丛中，一只半大青蛙，鼓着一双大眼睛，肚子一鼓一鼓的半趴在那里。我弯腰悄悄靠近，拿出手机正要拍照，青蛙如同蹦床运动员似的，从水草丛中一下子弹跳起来跃入河中。

我于蛙的喜爱是有渊源的。儿时居家大院有一个池塘，蛙爱在池塘里热闹。夏日的池塘，水面清冽，碧绿碧绿的睡莲浮在水面，圆圆的叶上，常常会看到趴着好几只青蛙。白天，它们或趴在叶上一动不动，或在荷叶间轻巧地跳来跳去。夜晚，天地间所有的影像和喧嚣一起隐匿，只剩蓝天勾月，繁星点点。几只早早吃饱喝足的青蛙便按捺不住激动的情怀，开始“领唱”起来，一蛙引得百蛙鸣。不到两三分钟的工夫，便有了和声，由点连线，成片，此起彼伏，一夜清歌唱到晓，都不带换气。

有青蛙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小蝌蚪。每年春夏交替的季节，池塘中随处可见一群群黑压压的小蝌蚪游来游去。小蝌蚪妈妈在塘边的草丛中守护着，露着雪白的肚皮，鼓着一对大眼睛，盯着水面，嘴里不停地“咕咕”地叫，如果一有风吹草动，小蝌蚪妈妈迅速跳入水中，小蝌蚪们也迅速没入水下，不见踪影。后来听人说，小蝌蚪妈妈如果饿了也会吃小蝌蚪，我不信，就问在农学院工作的父亲。父亲说，青蛙吃蝌蚪很正常，这是动物界的自然规律，当青蛙缺乏食物时，就会吃蝌蚪，就像大鱼吃小鱼一样。父亲的话听起来有些骇人。

说到蝌蚪，想起齐白石先生的水墨画《十里蛙声出山泉》：在远山的映衬下，一条小溪从山间的乱石间欢快地流出，六只小蝌蚪摇曳着小尾巴顺流而下。画蛙未见蛙，此画妙在何处？妙在画

外音！蛙声无法画出，但是“无形的蛙声穿透心灵，这是一种沉思中的幻像，幻像中的真本，蕴含其中的是一种东方式的智慧。”忘记了这句话是在哪本书里看到，却一直刻在了记忆中。

我曾在乡下呆过，乡村的蛙鸣，那叫一个震撼。每当夜色从村子的四周浮起来，越聚越浓，将天穹撑得饱满时分，长长短短，高高低低的蛙声，在夜的宣纸上缓缓浸染开来。由先前零零散散不成气势到最后的万蛙齐鸣。乡下的青蛙种类很多，体型大小不一，叫声也各异，但每一个都是无需经过培训而又各具特色的天才歌手。仔细听那蛙声，有的“呱呱呱”，有的“咕咕咕”，有的“咯咯咯”，还有的“咕呱咕呱”。就是在这或清越、或粗犷、或激昂、或悠扬，或高或低，或远或近的叫声中，让你想象在田间渠边，无数墨绿的乡土歌手，正摇其长舌，鼓其白腹，尽情尽兴地呱呱而歌。这时的你无论身在何处，都恍有“满天蛙声”之感。蛙声淹没了村庄，庄稼人忙碌的脚步暂时停下来，得到身心的休憩。

初夏的蛙，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，不成气候。立夏一过，“听取蛙声一片”演唱会就会一场接着一场。



清远的麦香

安徽合肥 吴中伟

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”，吟着白居易的诗句，满卷的烟火味和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五月的南风，吹过乡村的麦地，成熟的麦子在风中摇摆，犹如待嫁闺中的姑娘，呼唤一场收割的盛宴。

是五月的风，是五月的雨，是五月的虫鸣和鸟叫，是五月温软的空气和暖风，让麦子从干瘪走向饱满，从青涩走向金黄。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一切都为收割蓄势着氛围。几天前，母亲便从铁匠铺取回了新打好的镰刀，我看见老铁匠黝黑有力的胳膊和白生生的刀刃，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芒。母亲要赶在一场雨之前收割麦子，要把它们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迎回家。

天亮得很早，比太阳起得更早的是忙碌的母亲，在她架好了柴火，烧好了稀饭，侍弄好猪鸡鸭鹅后，便轻轻地唤我起床，一起去收割麦子。

星月还未退尽，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，像匍匐在大地上的两尾鱼，空气中弥漫着谷物成熟的香味，混合着青草的甘甜，鸟儿飞散在田间地头，紧锣密鼓地觅食着。这个季节的麦田，也是飞鸟们的天堂。看着鼓胀的麦子，我们心中有说不出的欢喜，母亲轻轻地捋下麦粒，放在嘴里，细细地嚼，笑容便渐渐舒展开来，远处已听到镰刀挥舞的声响，麦子应声倒下，一个个幸福的模样。

拂过露珠，沐着晨曦，我和母亲开始割麦子，一人一畦。那时，我正十一二岁，半人高的麦子扎着我裸露的膝盖，生生的疼，我举起镰刀，弯着腰，将麦子一排排整齐地堆放在大地上，缓慢而虔诚。母亲自然是田家劳作的行家手里，动作娴熟麻利，刀起麦落，不一会儿就将我远远地抛在

后面，她顾不上回头，甚至顾不上擦汗，她深知她的儿子身上的那股倔劲，不会轻易侵犯他的“领地”。我们不说话，只眼神交流，只暗暗地发狠较劲，谁都在盘算着今年麦子的收成。太阳就是在那时升起来的，暖暖融融地照在大地上，照在麦秸上，照在割麦子人的身上……

不消一两天工夫，麦子就收割完了，乡亲们用架子车拉回来摊场，把麦秆均匀地摊在场地上，经阳光暴晒后，把麦秆翻转扬起，让耕牛拉上石碾碾压，或用木杈敲打，让麦子与秸秆分离，去掉麦子的壳，留下那沉甸甸的麦粒，老人们喜欢抚摸透亮厚实的麦粒，他们把麦子托在手心，生活也便有了芳醇和分量。

早稻还未扬花，头年的粮食已见缸底了，这时白花花的馒头便成了充饥的美味佳肴了。母亲想着法子，变着花样：包子、馒头、花卷、面疙瘩……把生活调理得有滋有味，乡下人自有乡下人的吃法，乡下人自有乡下人的快乐，五谷杂粮，瓜、果、豆、麦，也算是辛劳农人的慰藉和犒赏。清明前，我特意回了趟老家，一片荒芜，疯长的野草和散落倾斜的枝丫把老屋掩映得更加低矮破败了。麦子、小河、家乡也在我纷杂的记忆中渐行渐远了。在梦中，我不止一次的闻到了麦子的香味，梦见割麦子的乡里乡亲，那濡湿枕巾的，是垂涎的口津，还是肆意的泪痕……

我的父亲

安徽庐江 吴明亮

父亲逝于二十多年前的除夕夜，每逢清明、冬至、春节，我们都驱车到故乡给父亲上坟。一朵朵野花开在父亲的坟头，一如父亲的笑。野花常开，可父亲的笑却枯萎在岁月里，但父亲的音容笑貌永远开放在我的心里，历久弥香，让我经常彻夜难眠，在思念的泪花里回忆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。父亲是个农民，可是他做的很多事又不是农民能做的，在家乡人眼里，他勤劳、正直，是个能人。

父亲高小毕业，担任村里的电工、生产队队长、会计，还经常被大队请去做账，近邻的生产队也请他去做账。这家的灯不亮了，那家的线路坏了，东家要添个电灯，西家要拉个电线，都找他，他有求必应。那时的生产队长不好当，记得有一年春耕刚栽上，各家养的鹅鸭都会跑到秧田里糟蹋秧苗，父亲是生产队长，他得管呀，他首先找到自家的鹅，一棍子就打死了。以后大家再也不敢将鹅鸭放出来了。事后，母亲不高兴了，吵了好长时间，骂他简直就是傻子。父亲笑嘻嘻地说，正好给孩子们改善一下伙食。我们欢呼雀跃起来。父亲也因为这样的正直，在家乡有了很高的威望，不管哪个人都会给父亲三分薄面。看经书万卷，不如父亲这样的身教，一路走来，始终以父亲为境，待人正直善良。

父亲很会腌菜，不管什么菜，春花菜、冬花菜、大白菜、萝卜、韭菜，经他手腌的菜都有三绝：一是咸淡合适，二是经久不烂，三是味道鲜美。到腊月，父亲更忙了，又要帮人做豆腐，又要帮人做切糖，只要给别人家做糖，父亲都会带上我，到了晚上，打糖开始，糖随便吃，结束了，还要带上些芝麻花生糖回家，惬意啊。父亲很宠爱我，从没有打骂过我，因为小时候我很乖巧，读书成绩也好，所以父亲对我另眼相看。每次外出，都要偷偷的带份糖给我一个人享用，惹得兄弟姐妹们嫉妒至今。记得有一次，父亲上街回来，手上拿了一包东西，我以为是带给我的糖，接过来一看，是一包盐，我气得将盐摔在地上。父亲也不生气，说道：明天买。现在想来，估计他的口袋里没钱了，只好先买盐了。父亲每次出远差，那时是三河集镇或者县城，为了节省钱，半夜走的时候在家煮饭吃，我瞌睡小，饭好的时候特别香，蒸的老腌菜更可口，口水出来的时候，父亲就来喊我了，每次如是，养成了我爱吃饭的习惯，至今一天三顿饭不亦乐乎。

那时候，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家里就吃花菜饭，就是在饭里加青菜，可是父亲让母亲煮饭时半边放菜，半边不放让我们孩子们吃。我也争气，会捉鱼摸虾掏黄鳝，每到栽秧的时候，家里没菜吃了，父亲就说：“大亮子，去逮几条黄鳝中午用韭菜炒着吃。”一会儿工夫，完成了任务。富余的黄鳝还能卖点钱，换回大麻饼让兄弟们解馋。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师范院校，实现了“跳农门”的目标，给父亲挣了面子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睡得很少，走路带小跑。他的勤劳换来了丰硕成果，父亲在村里第一个盖起两层楼。还给刚走入社会的二弟买车跑运输。我读师范的时候，校园里流行跟广播学英语，那时一台广播需要二十元，我和父亲说了学英语的事情，我知道家里的境况，可父亲毫不犹豫给我买了一台黄山广播。让我打下了较好的英语基础。

我谈恋爱以后，每次带女朋友回家，他都笑呵呵去家里的池塘里捉鱼，到草堆边抓鸡，并亲自下厨烧菜。后来我有孩子，每年过年，父亲都要安排小叔接我们回家过年，从未间断。父亲这些爱的举动，致使妻子对我这个家庭产生深厚的感情。后来她视他若父。父亲去世后，她时常提起，也是眼眶通红。记得有一年腊月父亲病重卧床，女儿从学校拿回奖状给他看，他笑了，并和她说了很多话，女儿对此记忆犹新。去年女儿回家，无意中看到爷爷的照片，她竟然哭了。

父亲走了，他是在我的怀抱中走的，我让他放心，我会照顾好母亲和这个家的。